



三水縣志卷之十五

藝文序 論 賦 詩

明理學名臣考議

林承芳

國家崇古右文賢哲輩出其間德誼文章勲猷節  
概彪炳先後未易更僕數也自河津薛德溫氏出  
始以理學名臣著稱一代嗣起者實盛于弘成之  
際云余嘗考之蓋有十五先生焉薛德溫之光明  
峻潔首明性學固濂洛之儔匹也道明德尊不屈  
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而稱一代之人豪者吳子傳  
也厭末作之蠹心惡異端之害道真知獨詣者陳

剩夫也襟懷灑落默契道體者陳公甫也事親講學清苦嚴毅其議論實由于涵養體験所得者胡叔心也以聖賢爲可師侃侃立朝操履恪然一出於誠者陳士賢也洞洞落落白日青天泰山喬岳者羅彞正也仕籍四十有七年在朝不滿九載而收忠義恬退鮮倫之許者張廷祥也仕多善政學求本源者周梁石也風度豪邁力追風雅者莊孔易也三已三仕耽嗜著述者黃仲昭也不煩矯厲操修篤實獨立于黃莊羅陳之間而自成一家者章德懋也忘身以直諫憂國而忠君者張克修也

雅志儒術闡發幽秘掖人心而繫名教者蔡介夫  
也才識亞於賈誼志節類乎陳亮忠款幾于屈原  
者鄒汝愚也之數先生者或隱或顯或去或不去  
或乘時遇主而試其經綸康濟之猷或顛越貧踣  
汲汲以死然要其體驗于身心發揮于事業皆明  
于理而究于學卒澤于仁義道德粹如也余生也  
晚十五先生而在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又何能  
置一詞雌黃其間哉雖然語及于理學則生有志  
焉蓋理者天命人心之所自來也卽所謂性也而  
學則復性者也故君子之學以復性爲主而博文

約禮則所由以復於性之功也性一復則由吾心  
喜怒哀樂之中而達於上天無聲無臭之妙融貫  
完粹表裏洞暢而所謂一本者亦自得之矣及其  
自得或以勲業顯或以直節著或以述作傳或以  
主靜名而要之皆德性用事勲業非功利之私直  
節非血氣之用著作非支離之習主靜非偏枯之  
學岷嶓肇其源百川紆委而達江河矣崑崙肇其  
巔萬山蜿蜒而峙喬岳矣十五先生所以巍然當  
代而獨以理學稱者不以此歟不然則當代名臣  
如楊文貞之相業李文達之才猷于肅愍之濟艱

難陳忠襄之定國計又胡可少哉而何卒不得與  
十五先生竝列也予獨怪今之言學者號爲心性  
而夷考其行則不掩焉者固不足比數其卓然自  
信希心性命者又流于禪寂及究其所學又往往  
托白沙主靜之說以自解嗟乎自理學興起之後  
其中費議論者惟宋之象山國朝之公甫耳不知  
公甫之學得於延平延平教人默坐澄心體認天  
理天理若見則人欲退聽而講學有力而公甫之  
語賀克恭也亦令靜坐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夫  
所謂端倪非卽天理若見者乎所謂商量非卽講

學有力者乎其與林緝熙一書闡揚曾點樂處至于理會分殊本末具舉讀之灑然質諸延平所以語晦菴者悉爲脗合亦可謂得濂洛之要津者矣夫得濂洛之要津者而目之曰禪可乎哉惟小陂之遊門徑稍別後之人遂從而霄壤之所謂矮人觀場隨衆悲喜者矣今上崇尚儒紳風勵天下乃使公甫與胡王二氏俎豆宮牆可謂千秋盛典而王氏良知之旨亦與陳氏主靜之學相爲發明而及其成大功排大難此豈寂寞枯禪者所能辦耶乃議論未定之初猶有觀望可否之議此小人不

樂成人之美者也因論十五先生事得竝論焉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館課

林承芳

今上登極之十二年大司成臣某上疏曰士所貴通經學古維十三經註疏故未鐫於學宮士或不得考覽非所以尊經右文廣勵學宮之業也臣等請得率屬訂校奏上幸下大司空給資鐫之大學斯亦明經造士之助制曰可於是下大司空給貲授鐫如所請旣訖上命臣某序其端臣謹拜手序曰夫士惟上所向則竭歷而趨之茲上不以經術望士哉古者士得觀于全經之難也然猶欵闕而

請編蒲而識乃今得坐而卒業焉士所不象上之  
指專精趨學者非夫也天下自茲彬彬多經術之  
士矣然國家以宋儒傳註取士今舍而取于漢者  
何也夫宋固摭乎漢者也博乎漢然後知宋之源  
也自漢儒傳訓詁宋儒因而釋其義夫義主理理  
吾心所固有者也卽微宋儒吾得而以心逆之也  
訓詁非得焉則譬之胡越之人聽中國之言語徒  
瞠其目相視而不相通也微漢儒爲之譯宋亦安  
所釋其義也哉且也儒者之不能盡窺聖人之奧  
義將使人膠其說而不復深探聖人之旨則不若

第傳其訓詁人人自得以心而逆聖人之意可也  
漢之去聖人也未遠其說又或有所受顧安得執  
宋之說以廢漢夫聖人之意不能畢窺則盡其說  
經者而存之以待後之聖人聖人之經有時乎明  
者也斯固皇上加惠庶士之意也然則士宜何如  
致力哉臣觀漢初諸臣引爲經說多離而少合然  
往往能樹俊偉之業迄今可稱誦乃其後辨析精  
微曾不覩其勛伐豈所謂窮經致用者非耶則以  
我用經與以經博我者異也繼今治是書能優游  
自得味道之腴則大善卽不然如古所稱治官蒞

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庶幾哉猶可以無媿脫若  
曲學阿世自矜稽古之榮至使人謂十三經埽地  
則上意謂何臣不佞願與學士大夫交儆焉

宦體小序

林承芳

夫宦之言體也何也體之猶言式也夫式也如以  
尺寸束物也夫旣受束也弗中者失體也失夫體  
也卽巢光病其高也仲尼病其聖也顏氏病其仁  
也原憲榮公病其介也陶潛病其曠也王謝病其  
貴也董賈病其文也夫有所病者弗式也弗式者  
失體也夫宦而失體也世莫許也宦而弗許也聖

賢安施也夫聖賢而安施也雖宦亦奚爲也然則  
舍若宦而之賢聖也何弗可也然又奈之何也未  
可以洗耳也未可以接漸也未可以算瓢也未可  
以窮閭帶索也未可以歸去來也未可以盤桓會  
稽也未可以長沙江都也然則奈之何得體也亦  
曰挫廉逃名以不背於聖賢也則亦庶乎其可也

作宦體序

賀三水陳侯膺獎序

俟諱  
揚善

何維柏

今之從政言親民者莫如令令之賢否一邑之慘  
舒係焉令苟當于民心必優之歲月專其心志俾

終其惠澤以致之民然後民心始慰而令之政有成蓋無樂乎轉徙也顧世以倫才爲重而不遑恤民隱輒以繁簡議調彼庸闢弗肩鉅艱亟宜以處若循聲甫著邑縱簡僻宜俟之以需厥成遽轉之而他徙則前美盡捐下失所依恃倫才得矣如吾民何況邑之小者或十數里或三四十或五六六十達於四境老者稚者貧者弱者疲癃殘疾及顛連無告者與夫強凌弱而衆暴寡者弊當革而利當興者舉屬令之一身士君子苟存萬物一體之仁切瘼曠在躬之念思境內有匹夫匹婦之不得其

所者終日皇皇必求所以安之懷之村之摩之剔  
而祛之振而舉之夫然後可以行吾志以副民望  
而令責始盡故爲令者亦無樂乎其轉徙也三水  
建自嘉靖丙戌析南海三十六里高要十有七里  
合爲邑邑當二廣之衝公私上下舟車絡繹祖逆  
供需百出無算令茲土者自昔稱難萬歷六年甫  
陽陳侯以名進士來令斯邑侯以博雅之學充精  
敏之才以廉靜之守出平易之政蒞甫數月衆心  
噴噴稱服督府凌公優而賞之且有調繁之諭檄  
至諸僚屬嘉之遣庠生某某輩來請予言爲賀子

時病弗能操筆辭逾旬邑父老來申前請且皇皇  
于俟如赤子之戀慈母惟恐一日離襁抱予慰而  
安之且告之曰若邑吾舊遊得於聞睹熟矣析自  
南海者迤北爲豐湖十三村去會城獨遠負固逋  
逃鬱爲盜藪時勤兵革自建茲邑化爲坦途寇盜  
止息賦役完輸匡直蕃息正在今日析自高要者  
與予鄉接壤民風樸茂清塘白坭諸都里好崇禮  
讓鮮告訐習頃苦煩擾日漸澆漓飭蠱還淳是在  
今日且城中鮮居人生事落莫百爾供需鬻自遠  
市舊志言民俗柔脆主弱賓強狡商朋債穰利羣

虎啖虧鵠恣反噬剔蠹保良振刷物恥是在今日  
吾聞侯省刑薄歛軫念困窮推其心未嘗一日忘  
吾聞邑之利病稔切聞見日可次第罷行而侯之  
才足以勝之三年政成終厥澤惠詩稱愷弟君子  
民之父母侯豈愧此哉汝其安之父老唯唯而出  
予書以歸之用告邑人且以風掄才者垂恤民隱  
用貞侯志以專責成異日侯之勲業遠者大者皆  
自今基之矣是爲序

陸萬松先生遺稿序

李士安

邑人

聞之鰐雖無尋雉鷁有赤蓋又有羽靈焉翀翂而

鏘賀世正聲人爭聽之爲快吾邑陸萬松先生行  
獨而名譟文鐸琤琤實樹吾道之韓斗與梁貞白  
先生竝祀鄉賢頌無岐舌冥格嫩且遠矣往世宗  
皇帝於

孔廟黜馬融特進陸九淵先生其屹乎宗風耶夫宇宙  
宇宙圖之氣團一派於青塘定有奇靈丈夫子飛  
出人寰能鞭雲作大聲故曰善人國之鳳也先生  
舉于鄉屢上春官兩誤置乙蕭然歷一片冷青檀  
若而年所至覃列專汪旣食德以益心又方以醒  
世却富輶而膾歲清則冰崖插漢也救儉年而饑